

世界级悬疑大师第一人——戴维·鲍尔达奇

《纽约时报》悬疑惊悚畅销书第一名

David Baldacci

[美] 戴维·鲍尔达奇 著

谭畅 译

死神操盘手

TOTAL CONTROL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I 712.45

953

1712.45
953

[美] 戴维·鲍尔达奇 著

谭畅 译

死神操盘手

TOTAL CONTROL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神操盘手 / (美) 鲍尔达奇 (Baldacci, D.) 著;
谭畅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7.4

书名原文: Total Control

ISBN 978-7-80186-665-3

I. 死... II. ①鲍...②谭...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242 号

Original title: TOTAL CONTROL by DAVID BALDACCI

Copyright © 1997 by Columbus Rose,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mer-Asia Books, Inc., through Orient Publish-
ing Center

Enterpri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出版中心拥有本书中文 (简体) 版权

登记号 09-2007-317

死神操盘手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上海发行所

印刷装订: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357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665-3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关于戴维·鲍尔达奇 ——代序

综观两百年来的美国文学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部通俗文学史。近数十年来，在美国通俗文学中独领风骚的，当属推理犯罪小说，涌现了诸如斯蒂芬·金、托马斯·哈里斯、希德尼·谢尔顿、哈兰·科本等世界级的畅销书作家。最近十年来风头正劲的后起之秀，便是戴维·鲍尔达奇（David Baldacci）。

1960年，鲍尔达奇出生于美国南方的弗吉尼亚州。说到美国的南方文学，虽有福克纳这样的一代大家，也有过《飘》这样永恒的经典，但与北方相比仍然处于相对弱势。诚然，推理犯罪小说的社会基础，在于发达的工业文明和城市社会，比如出生于美国最东北端缅因州的斯蒂芬·金。而来自“老南方”弗吉尼亚的鲍尔达奇，既浸淫了美国南方文学的贵族风范，也深受当代推理犯罪小说的影响。而鲍尔达奇的职业经历，也为他从事推理犯罪小说写作奠定了基础。他曾是一名辩护律师和商务律师，在华盛顿法律界工作过九年，具有丰富的司法经验。

1996年，鲍尔达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绝对权力》，该书随即成为全美畅销书，并获得当年由南方作家协会评选的最佳悬疑/惊悚小说金质奖章；次年，又获得英国W.H. Smith小说类优秀读物大奖，并获得意大利文学奖提名。《绝对权力》还被城堡岩娱乐公司拍成电影，由著名影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吉恩·哈克曼联袂主演。

此后，戴维·鲍尔达奇几乎以每年一本新书的速度，迅速成为美国畅销小说界的新星。迄今为止已出版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包括《彩票中奖者》、《简单真相》、《拯救费斯》、《祝你好运》、《终极悍将》、《圣诞列车》、《死亡时刻表》、《死神计时游戏》、《死神操盘手》、《骆驼俱乐部》、《弗雷迪与炸薯条：生煎活炸》等，此外，他还完成了七部原创电影剧本。鲍尔达奇的作品遍及世界众多杂志、报纸、期刊和出版物。他的书

被翻译成 37 种语言，发行多达 80 多个国家。他的所有作品都成为美国或国际畅销书，全球销售量已超过四千万册。

美国式推理犯罪小说虽然兴盛，但很多作家一夜成名之后，往往会陷入“模式化写作”的怪圈，如流水线作业般产出作品，这已成为一个通病。但鲍尔达奇的写作却在朝多元化发展，每一部作品都力求有新的突破。比如，久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的《终极悍将》，讲述了韦伯·伦敦——FBI 人质解救小组的精英，不顾一切揭露秘密恐怖活动的故事。《死亡时刻表》则让读者见识了保护美国领导人的中情局工作内幕，退役探员西恩·金和迈克尔·麦克斯韦联手揭开了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灾难背后的真相。这两部作品以及最新的《骆驼俱乐部》，均可归入政治惊险小说之列。

《圣诞列车》则讲述了一群假日探险背包客，如何在神秘季节里获得第二个机会，来实现内心深处的愿望和梦想的故事，这部作品已成为“假日小说”的经典；《彩票中奖者》讲述了“一个女主角用自己的心灵做赌注的离奇故事”；《简单真相》则是一部以真实事件为情节依据的小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将其列为 1999 年他最喜欢的小说。

《祝你好运》与鲍尔达奇的家庭背景联系紧密，鲍尔达奇的母亲小时候在“高岩”生活了 17 年，得到许多终身受用的经验。为了积累背景素材，鲍尔达奇和母亲深入交流。这本书也被选为全美读书运动——“美国人都读书”的启蒙读物。

2004 年，最典型的“鲍尔达奇式”犯罪推理小说《死神计时游戏》问世，作者又给了《死亡时刻表》中的西恩·金和迈克尔·麦克斯韦新的任务：他们必须努力证明一起入室盗窃案的嫌疑犯是无辜的。很快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系列震动弗吉尼亚莱特斯堡安静山区的谋杀案。

而在 2005 年出版的《骆驼俱乐部》一书中，鲍尔达奇超越了传统小说的界限，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可能迅速成为现实的令人恐惧的世界，少数有机会阻止最终大战的人们必须为此不懈地战斗下去。

鲍尔达奇还为小读者们写过一本书——《弗雷迪与炸薯条：生煎活炸》，足以显示他的多才多艺。上个世纪以来，纯文学与通俗小说的争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从来没有中断过。通俗小说家大多尊重纯文学乃至梦想跻身于纯文学殿堂，而纯文学

作家则大多对通俗小说嗤之以鼻。但谁都无法否认，人类文学的起源便是来自民间娱乐的歌谣。而小说更是来自于故事，无论是中国的唐宋传奇或是宋元话本，还是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学，都可归入通俗小说的范畴。所以，通俗小说才是“小说”的正源和干流，而纯文学则是一条具有更高精神追求的支流，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

尽管如斯蒂芬·金这样的惊悚小说大师，毕生都在追求获得纯文学界的认可，但戴维·鲍尔达奇的成功经验，足以证明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并无真正的界限，通俗小说可以自足地立于世界——好看并不是罪过，精彩也不是卑贱，因为平庸的世界需要鲍尔达奇们永不枯竭的想像力，而一个优秀的作家只有具备多种能力，才能长久地立足于世界文坛。



1

这是个不起眼的小公寓，由于长期无人照管，里面弥漫着令人不安的霉味，但部分家具和个人物品却干干净净，摆放有序，其中几把椅子和一张靠墙的小桌子明显是价值不菲的古董。在起居室里，占据最大空间的是一个做工精巧的枫木书架，这么美的东西应该是放在月亮上，摆放在这么简陋的公寓里，实在是很不协调。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很多书，大多是自然经济学方面的，如《国际货币政策》、《综合投资理论》等。

房间中唯一的光线来自沙发旁的落地灯，微弱的弧形光勾勒出坐在沙发上的男人：窄肩，高个子。他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手腕上精致的手表显示现在是凌晨4点。他穿着老式的灰色翻边西裤，裤脚在油亮的黑色皮鞋上轻晃，上半身是笔挺的白衬衫配上军绿色的吊裤带，衬衫的领口敞开着，领结则在脖子上松散地垂着。男人又大又光的头并不抢眼，真正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浓密的银灰色络腮胡。但是，当他忽然睁开双眼扫视房间时，刚才的那些特征都变得相形失色了，因为他那双深褐色眼睛所散发出的锐利光芒，让人看了不禁打起寒颤。

然而此刻的他遍体鳞伤。他忍着痛，用力压住自己身体左侧最痛的地方，不禁痛得大口呼着气，脸部也因痛而扭曲。

他的手放在别在腰带的一个仪器上。这个形状和大小看起来像随身听的仪器，实际上是连接了一根导管的CADD泵，导管被藏在他的衬衫里，而导管的另外一头则嵌入在他的胸腔里。他的手指按下正确的按钮后，电脑会发出指令，CADD泵便立即释放出强效的止痛药，每隔一段时间，止痛药就自动释放出来。随着药物进入血液，他的疼痛慢慢减轻。不过，这一切都远没有结束，疼痛还会再出现，它总是反反复复。

男人靠在椅背上，冷汗直流，筋疲力尽，刚换的衬衫又被汗水浸透了。不过谢天谢地，幸好CADD泵功能齐全，而他对疼痛也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对他来说，他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克服身体上的不适，但是正在吞噬他的魔鬼彻底地把他带入了另一个剧痛的新境界。他希望死神能够尽快让他解脱这痛不欲生的情况。

这个男人叫亚瑟·利伯曼，他挣扎着走向浴室，看着镜子。这时他突然大笑起来，近似歇斯底里的嚎叫越来越尖锐，仿佛要把房间薄薄的墙推倒一样，而这失控的发泄最终在抽泣和呕吐中结束。几分钟过后，亚瑟换下了脏衬衫，对着镜子，心平气和地打着领结。曾有人告诉过他，强烈的情绪波动是有征兆的，他不禁摇了摇头。

他一直都很注意身体健康，定期运动，不抽烟，不喝酒，注意饮食。现在



Type Legend

他也不过62岁，还很年轻，但他却可能活不到63岁了。很多专家都证实了这一事实，最终连他自己也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但他并不打算默默地离开，他还有一张牌没有出。他笑了，因为他忽然意识到即将面临的死亡给了他一个选择，一个一直都不敢做出的选择。他所期望的辉煌的人生即将不光彩地结束，真是让人觉得讽刺，但一想到他死的时候可能会引起的轩然大波，又让他觉得这事儿值得一干。他还在乎什么呢？他走进小房间，瞥了一眼桌上的照片，眼泪立刻夺眶而出，他马上转身离开。

5点半，亚瑟离开公寓来到街上，这条街道的路灯经政府许可都涂上了反光的白色涂料。一辆皇冠维多利亚停在路边，引擎熄灭后，司机迅速从车里出来，给亚瑟打开车门。司机摘下帽子，以示尊重，但同往常一样，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几分钟后，汽车就在这条街上消失了。

当亚瑟的车驶入外环公路的坡道时，玛瑞勒L500客机正离开杜勒斯国际机场的停机库，为直达洛杉矶的飞行做准备。维修检查已经结束，身長155英尺的飞机正在加油。西方航空公司将加油的工作分包给其他公司，又矮又宽的加油车就停在右侧机翼下方。L500的标准配置是在两侧机翼和机舱中部都有油箱，机身外三分之一处的机翼下有一个仪表板，将仪表板下降后，再把长长的油管向上伸到机翼里面，燃油入口阀门附近配有锁，打开阀门，通过一系列相连的导管给3个油箱加油。燃料工戴着厚手套，穿着肮脏的工作裤监控着输油管，并凝视着高燃混合物流入油箱中。他缓缓环顾着飞机周围的活动，邮件和货物正在装载，行李推车正推向机舱尾部，庆幸的是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手里拿着一个塑料瓶，随意地喷淋着入口阀门边所暴露出来的油箱。被喷过的油箱闪闪发光，如果靠近一点看，会发现金属油箱表面有一层薄雾，但不会有谁靠近观察的，即便是高级机师做飞行前检查，也不会发现庞大机器上这个令人震惊的小秘密。

他把小塑料瓶塞进工作裤的口袋里，再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小东西，把手伸到机翼里。等手缩回来时，手里已空无一物。加油完成后，油管抽回卡车中，机翼上的燃料仪表盘也重新安装好了。卡车开走了，它还要去为其他飞机加油。燃料工再次回头看了看L500，久久地凝视着。按照工作安排，今早7点就该下班的他，一分钟也不想再待了。

价值22万英镑的玛瑞勒L500离开跑道飞上了天空，轻盈地穿梭在清晨的云层中。L500型飞机是拥有一对劳斯莱斯高性能涡轮引擎的单过道喷气式飞机，是目前除了美国空军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以外，技术最先进的飞机。

3223号航班搭载着174名乘客和7名机组成员。当飞机迅速爬升到航线上，在维吉尼亚乡村上空35000米高空的时候，大部分乘客都在座位上翻看着报纸和杂志。



导航电脑显示再过5小时5分钟，飞机将会抵达洛杉矶。

头等舱的一位乘客正在翻阅《华尔街日报》，一只手摆弄着浓密的银灰色胡须，灵活的大眼睛浏览着财经新闻。狭窄走道那头的经济舱里，乘客们都安静地坐在座位上，有的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有的半闭着眼睛，有的翻阅着报刊和杂志。其中一个座位上，一位老太太右手紧紧抓着一串念珠，嘴里念念有词。

当这架L500爬升到35000米后变得平稳了，机长通过麦克风例行公事地问候机上的乘客，乘务员也一如既往地走来走去。然而，平静即将被打破。

突然间，每个人的头都转向飞机右侧，那里迸发出红色的亮光。那些坐在右侧靠窗位置的乘客陷入了极度的惊恐中，因为他们发现右翼折了，而且金属表面正在撕裂，铆钉也“砰”的一声松开了。仅仅过了几秒钟，三分之二的机翼折断了，挂在右舷上的劳斯莱斯引擎也随之掉落。像破裂的血管一样，破碎的水管和电线在狂风中来回摇晃，从破裂的油箱中泄漏出的燃油泼洒在机身上。

L500随即向左侧翻滚，机舱猛烈地摇晃着。机舱内，每一位乘客都极度恐慌，疯狂地尖叫着，飞机像风滚草（生长于北美沙漠地带的一种植物，在植物生长期的末期，从根部脱离，被风吹动，在田野里滚动。——译者注）一样划过天空，完全失去了控制。过道上到处是从座位上狠狠摔下来的乘客，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摔是致命的。强大气压产生的振荡波已经超出了行李舱机械锁的承受强度，沉重的行李倾泻而出，与乘客们猛撞在一起，剧痛带来的尖叫在机舱内此起彼伏。

念经的老太太手掌摊开，念珠掉在了地板上（即此时翻转过来的机舱天花板）。此刻，她睁大双眼，没有一丝恐惧。她是幸运的，致命的心脏病使她得到了解脱，逃离了接下来极度恐慌的几分钟。

双引擎商务客机完全可以只使用一个引擎飞行，但是却不能只有一个机翼。3223号航班的飞行性能已被彻底破坏，此刻，L500机头朝下急速旋转着往下坠。

在飞机驾驶舱里，两个机组人员英勇地和控制器斗争着。此时，破损不堪的飞机穿过乌云密布的天空向下俯冲，就像长矛穿过棉花一般。虽然不能确定这场灾难的准确性质，但他们充分意识到飞机和全机人员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当他们疯狂地企图重新控制飞机时，心中默默地祈祷着，祈祷飞机冲向地面时不与其他飞机相撞。“哦，我的天啊！”机长疑惑地看着雷达高度表，此刻，它正以势不可挡的速度锐减到零。无论是世界上最精密的航空电子设备，还是最杰出的飞行技术，都无法改变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在这个破损的抛物体上的每一个人都立刻会死！就像几乎所有的飞机失事一样，两个飞行员将会先离开这个世界，而3223号航班上的其他人也会在一秒钟后粉身碎骨。

亚瑟的嘴巴无力地张着，紧抓着扶手，全然不相信这是真的。当飞机前端跌落成6点钟方向时，亚瑟的脸贴在前面座位的后背上，像是坐疯狂过山车到达最高点一样。不幸的是，亚瑟会一直保持清醒，直到飞机撞到它所要冲向的目的地。



杰森·莱格罗

他将比预计的时间提前几个月离开人世，这完全和计划相悖。当飞机下降到最后时，从亚瑟口中迸出一个字，虽然只是一个字，但持续的尖声叫喊足以盖过机舱里充斥着的其他恐怖叫声。

“不……”

2

华盛顿特区，曼彻斯特，一个月前。

杰森·亚契尔穿着浆硬的脏衬衫，歪斜着领带，在一大堆箱子中间忙碌着，旁边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每隔几分钟他会停下来，从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抽出一张纸，然后用手提扫描仪将纸上的内容扫描进笔记本电脑中。他现在待在一间货仓里，里面闷热肮脏，汗珠顺着他的鼻子往下滴。突然，空荡荡的货仓里响起了一个呼唤他的声音，可是无法判断出声音从哪个方向传来的。“杰森？”脚步声越来越近，“杰森，你在里面吗？”

杰森迅速合上箱子，关上笔记本电脑，飞快地把电脑塞进一堆箱子的夹缝里。几秒钟后，一个男人出现在他面前。昆廷·罗欧大约5尺8寸高，150磅重，窄窄的肩膀，椭圆形的细框眼镜架在他光洁的脸上，细长的金发向后梳成整齐的小辫。他穿着褪色的休闲牛仔褲和白色棉衬衣，双手插在后面的裤兜里，衬衣口袋里还露出了一截手机天线。“我碰巧来这儿，最近怎么样？”

杰森站起来，舒展了一下他修长健硕的身体，“还算顺利，昆廷，还算顺利。”

“收购希贝康公司的事现在正紧张地进行着，他们想尽快涉足金融业，你觉得你还需要多长时间？”尽管昆廷表面看上去很轻松，但似乎隐隐透着些许不安。

杰森瞄了一眼旁边那堆箱子。“还需要一周时间，最多10天。”

“你肯定？”

杰森点了点头，慢条斯理地擦擦手，然后眼光停留在昆廷身上。“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昆廷，我知道希贝康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杰森感到深深的内疚，但脸上却没有丝毫变化。

昆廷稍稍放松：“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努力，杰森，包括这次和以前磁带备份那一次。虽然纳森·盖博知道得不多，但这些已经足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了。”

“我想我的努力很长时间都不会被遗忘的。”杰森附和道。

昆廷用怀疑的眼光环顾了一眼货仓说：“偌大个仓库就存放一大堆软盘，真是浪费啊！”

杰森咧嘴一笑。

“嗯，纳森·盖博并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电脑高手。”昆廷哼哼着说。

“但他的投资可赚了不少钱，昆廷。”杰森接着说，“五年前，他成功了，这几年他可真挣了不少钱。”

“确切地说，杰森，收购希贝康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纳森在赚钱这方面很有一手，这件事令其他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昆廷钦佩地望着杰森·亚契尔，“等这些事情完成之后，你的前程将是一片光明。”

杰森的眼睛闪过一丝柔和的光，他微笑着说：“我想也是。”

杰森·亚契尔钻进福特车，斜着身子亲吻妻子。希妮·亚契尔身材高挑，金发碧眼，她硬朗的个性在他们的女儿出生后变得温和多了，此时她的头斜靠在座位靠背上。当杰森看到艾米时，他笑了，两岁的小家伙在婴儿座上沉沉地睡着了，手里紧紧攥着维尼熊玩具。

“她的日子还长着呢。”杰森一边解开领带一边说。

“我们也是。”希妮回答道，“我以前以为做兼职律师是小菜一碟，可现在我感觉像是把50小时的工作在三个工作日内做完似的。”她疲惫地摇摇头，把车驶上了公路，特瑞通环球公司的总部大厦逐渐消失在他们身后。她丈夫所在的这个公司，是全世界公认的科技巨头，涉足全球电脑网络、儿童教育软件以及几乎所有相关领域。

杰森拉着妻子的一只手，温柔地握在自己手里。“我知道，希妮。这辆车太旧了，或许我们马上就要有新的了，到时你就可以轻松地驾车兜风了。”

她看着他，笑了：“你设计的电脑程序可以选中彩票号码？”

“也许更棒！”一丝笑容掠过他英俊的脸庞。

“很好，毫无疑问，你的话已经引起了我的兴趣，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摇摇头：“嗯……嗯，等我确定以后再告诉你。”

“杰森，告诉我嘛。”她装出一副哀求的样子，逗得他开怀大笑。

他拍了拍她的头：“你知道，我口风可是很紧的，我知道你喜欢惊喜。”

她在红灯前停了下来，转身向他：“我也喜欢在圣诞前夜拆礼物，来嘛，快告诉我。”

“不是现在，对不起，现在不行，真的不行。嘿，我们今天晚上出去吃，怎么样？”

绿灯亮了。当汽车驶过路口后，她开玩笑地用手指戳他：“我可是个顽固的律师，所以不要转换话题。还有，出去吃不在本月的预算里。我想知道详情。”

“很快，马上，希妮，我保证，但不是现在，好吗？”他的语气一下变得很严肃，像是后悔提到这个话题。杰森固执地凝视着窗外，希妮端详着他，脸上露出一丝关心。他转过身来，看到妻子担忧的神情，于是把手放在她脸上，眨眨眼睛，说：“我们结婚时，我曾经承诺要给你整个世界，不是吗？”



杰森·莱格罗

“你已经给了，杰森。”她看着后视镜里的艾米，“比整个世界还要多。”他抚摸着她的肩膀：“我爱你，希妮，胜过一切。你应该得到最好的，总有一天我会给你。”

她对他微笑，而他转过头看着窗外，担忧的神情又回到了希妮的脸上。

他弯身对着电脑，脸凑到了屏幕前，手指就像一根根微型钻头，重重地敲击着键盘，在无情的重击下，键盘几乎快要碎裂了。数据飞快地在电脑屏幕上闪过，如同倾泻的水流，以至于眼睛都跟不上。他在微弱的灯光下工作着，尽管房间温度一直维持在令人舒适的华氏70度，但他的脸上仍然渗出了豆大的汗珠。他擦去眼镜上的雾气，咸咸的汗水流下来，刺痛了他酸痛充血的双眼。

他专心致志地工作着，房门缓缓打开了，但他并没有注意到。直到他们走进房间，走过厚重的地毯，站在他身后，他也没有听到这三个人的脚步声。他们走得并不急迫，很明显，人数上的优势让他们信心十足。

终于，他转过身来，手脚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仿佛已经预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连尖叫的时间都没有。

扣动扳机，撞针（枪里撞击子弹底火的机件——译者注）撞击的同时，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枪声。

杰森·亚契尔猛地直起身来，发现自己坐在椅子上。梦境中横死的情景萦绕在脑海，他的脸上渗出了汗珠，这该死的梦！他迅速环顾四周，电视嗡嗡作响，希妮在躺椅上打盹。杰森拿起毯子，给妻子盖上，然后下楼来到女儿的房间门口。已经快半夜了，他透过门缝偷偷观察，看见艾米在床上翻来覆去，她肯定是做噩梦了，某些可能和她父亲有关的梦。他走近女儿的床边，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前额，然后把她抱起来，在宁静的黑夜中慢慢地左右摇晃，通常这样做可以驱赶噩梦。几分钟后，艾米踏实地睡着了。杰森给女儿盖上被子，亲了亲她的脸颊，接着走进厨房，给妻子写了张便条，放在躺椅旁的桌子上。然后，他径直走向车库，钻进了那辆破旧的车中。

当他离开车库时，没有注意到希妮在窗口看着他，手里紧握着他留下的字条。目送着汽车尾灯的灯光消失在街口，希妮转身离开窗口，又读了一遍他留下的字条。她的丈夫到办公室去了，而平时只要有可能他都会待在家。她看了看壁炉架上的钟，接近午夜时分。她确定艾米睡着后，把开水壶放在炉子上，忽然瘫倒下来，深埋在心底的疑虑一下涌了出来，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睡醒以后发现丈夫开车离开，并留下字条告诉她他回去工作了。

她泡了杯茶，冲动地跑到楼上的卧室。她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的脸，比他们刚结婚时胖了一些。她脱去睡衣和内衣，从前面、侧面、后面观察自己。她拿着

一面小镜子，从后面查看自己的臀部，从这个角度看，真令人沮丧。怀孕给她留下了一些伤害，虽然腹部恢复得非常好，但下半身明显没有那么结实了。胸部正在下垂，臀部似乎也比以前要稍微宽了一点。生完小孩，这很正常。当她的手指捏到双下巴时，一阵强烈的失落感袭来。杰森的身体仍然健硕，和他们初次约会时没什么两样。她丈夫令人惊叹的体格和充满古典美的脸庞只是他的魅力之一，他的吸引力还在于他拥有非凡的智慧，这种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希妮所认识的每一个女人，当然还有很多她不认识的。她抚摸着下巴的轮廓，猛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一个聪明伶俐、备受尊重的律师，现在却像检查一块肉一样检查自己，正如那些男人审视女人一样，她立刻披上了睡袍。她充满吸引力，她想，杰森爱她，他深夜到公司去只是为了加班，飞速地发展他的事业，不久他们共同的梦想就会成真：他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她做艾米以及他们期望拥有的孩子们的全职妈妈。如果这听上去像是50年代的连续剧，那也不错，因为这正是亚契尔一家真正想要的生活。她坚定地相信，此刻杰森正在为了完成他们的梦想而辛勤地工作着。

* * *

就在希妮慢慢走回床边时，杰森·亚契尔在一个付费电话亭拨了一个他熟悉的号码，立刻有人接了电话。

“你好，杰森。”

“我告诉你，这件事必须马上结束，否则我不干了。”

“又做噩梦了？”声音装得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你说过它们很快就会过去，事实上，这该死的噩梦总是缠着我。”杰森烦躁不安地回答。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的。”语气充满肯定。

“你确定它们不会再来？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像是每个人都在看着我似的。”

“很正常，杰森，经常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有麻烦，我们会察觉到，相信我，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一直都相信你，只希望我没有信错人，”杰森的声音越来越紧张，“在这方面我可不在行。他妈的，那种感觉离我越来越近了。”

“我们了解，不要再发疯了，像我所说的一样，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再做几次，你就可以正式退休了。”

“听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根据我已经得到的资料工作呢？”

“杰森，这些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我们需要研究得更深入一些，你只需要照做就行了。抬起你的头，这种事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策划好了一切，你只需要坚持到最后。我们会没事的，所有人都不会有事的。”

“好吧，我打算今晚就结束，就今晚。我们还是按以往的交货程序吗？”



杰森·莱格

“不，这次人员有变动。”

杰森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们到尾声了，任何失误都可能功亏一篑。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已经对你有所察觉，但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没有人监视我们，记住，我们是在冒险。一般来说，交货都很安全，但也可能出现意外，但在其他地方和新面孔见面就排除了这种可能，就这么简单，这样做对你也更安全，对你的家庭也是。”

“我的家庭？他们跟这件该死的事有什么关系？”

“别傻了，杰森，这可是风险很大的事儿，一开始就跟你说明了是要冒风险的。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明白吗？”

“听着——”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只需要按照信上的指示去做，按——照——信。”最后三个字一字一顿。“你没有告诉任何人吧？尤其是你的妻子。”

“没有。妈的，我能告诉谁？又有谁会相信我？”

“你或许不理解，但是一定要记住，知道的人都会有危险，和你一样。”

“告诉我，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杰森追问道，“详情到底是什么？”

“现在不行，过一阵子吧。再联系，就说到这儿，杰森，我们就快成功了。”

“好吧，那么，我们祈祷这该死的行动不会因我而失败吧。”

这个回答引来对方一声轻笑，然后挂断了电话。

杰森把大拇指轻轻从指纹扫描仪上拿开，对着墙上的扬声器报出自己的名字，耐心地等待电脑将他的指纹和声音图谱同储存的数据进行对比。到了8楼接待区，他微笑着朝坐在控制台旁的警卫点了点头。杰森注意到，警卫身后是特瑞通环球的招牌，由一英尺长的银色字母拼缀而成。

“真糟糕，他们没有给你权利让我进去，查理，你知道，说不定有人假扮别人。”

查理是个高大的黑人，六十出头，机智过人，有点秃顶。

“该死！杰森，就我所知，你应该是萨达姆·侯赛因乔装的，如今可不能相信外表。顺便说一句，毛衣不错，萨达姆。”查理笑了笑，“哎，有了这些能分辨谁是谁的玩意儿，公司怎么会相信我这个微不足道的老警卫呢？电脑主宰了一切，杰森，可悲的事实啊，人类已经无足轻重了。”

“别闷闷不乐了，查理，科技也有它的好处。嗨，要不我们换换工作，那样你就会明白它的好处了。”杰森咧嘴一笑。

“当然可以，杰森。我呢，去摆弄那些价值百万美元的玩意儿，而你，每30分钟就漫不经心地在大厅里走一圈，看看有没有坏家伙。对了，我的制服可以免费提供给你穿。当然，如果我们交换工作的话，薪水也得交换，我可不愿意你漏掉每小时7美元的横财，这只是为了公平。”

“你可真够精明的，查理。”

查理笑了笑，然后回到控制台察看电视监视器。厚重的门打开了，发出轻微的声音，杰森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消失。他往里走，大步穿过走廊，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张和信用卡大小形状一样的塑料卡片。

杰森在一扇门前停下，把卡片熟练地插进固定在门上的金属盒的插槽中，感应器作出回应后，他用食指在数字键上敲了四下，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他紧握门把手，旋转，3英寸厚的门开了，里面漆黑一片。

杰森打开灯，灯光照射到门外，他马上关上门，门闩滑回原位，自动锁上。当他扫视这个干净整洁的办公室时，手不停地颤抖，心脏剧烈地跳动，他甚至确信整栋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心跳。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时距离现在已经很久了。一想到这将是最后一次，他不禁会心一笑。不管发生什么，这都将是最后一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今晚他已经达到了。

他走到桌前坐下，然后打开电脑。用于下达指令的微型麦克风装在一个长长的金属支架上，杰森不耐烦地把它推开，以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电脑屏幕。他的脊背挺得笔直，眼睛盯着电脑，手指敲击着键盘，完全进入了状态。就像钢琴家轻盈的指法一样，他的手指在键盘上翩翩起舞，不停地输出熟悉的指令。然后，他的眼睛向前靠，凝视着屏幕的右上方。杰森知道，此刻一个电子摄像头正在检查他的右眼虹膜，向一个中心数据库发出特殊的识别信号，然后将他的虹膜影像和电脑中储存的三万份数据（其中也包括他的眼睛数据）一一对比，整个过程不到4秒钟。虽然杰森对这个高科技玩意儿已经很熟悉了，但一想到它的真正用途——用于监视员工——也忍不住摇摇头，朝着它做了个鬼脸。老板想得也太天真了，以为这样就可以监视大家。

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杰森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只有当太多响应数据闪过屏幕时，他才停顿一下。尽管系统处理很快，但要跟上他快速输出的指令也十分困难。他忽然抬起头来，从门厅那边似乎传来了一点声响，该死的噩梦又来了，也许只是查理在巡视。他盯着屏幕，什么也没有查到，浪费时间。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些文件名，关上电脑，起身走到门口，停下来，将耳朵紧贴在木门上，有惊无险。他拉开门闩，打开门，关灯，再把门合上，门闩自动回到锁定状态。

他快速回到门厅，朝走廊深处一间很少使用的办公室走去。这里的门锁很普通，杰森用一个特殊工具就打开了它。他从里面把门锁上，没有开灯，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电筒。电脑在房间较远处的一个角落里，旁边是一个矮柜，里面的硬纸盒塞了3英尺高。

他把电脑从墙边搬开，后面的电线露了出来。他跪在地上，一只手抓住电线，另一只手慢慢移开塞得满满的矮柜，墙上露出了一个底座，上面有几个数据端口。



他将电线接到其中一个口上，确定插紧之后，坐下来，打开电脑。接着，把手电筒放在一个盒子上，这样光线可以直接照到键盘上——上面没有可以输入密码的数字键。现在，他没有必要盯着电脑右上角等待确认身份，事实上，在特瑞通的电脑网络里根本没有这台电脑的存在。

他拿出那张纸，放在键盘上。忽然，他感觉到门外有响动，立即屏住呼吸，用手捂住手电筒的光，按下按钮后夹在腋窝下，同时关闭了显示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此刻杰森坐在黑暗里，额头上渗出一粒豆大的汗珠，缓缓地滑过鼻子，最后停在上唇上，过度的恐惧使他连汗水也没敢去擦。

四周异常安静。5分钟后，他重新打开手电筒和显示器，继续工作。在他的持续攻击下，一个很难对付的特殊防火墙——一种阻止非法进入电脑数据库的内部安全系统——被击溃了，他不禁露齿一笑，现在进度快多了。他埋头苦干，直到处理完纸上列出的所有文件，随即拿出一张3.5寸磁盘，塞进软驱中。几分钟过后，杰森退出软盘，关上电脑离开。他悄悄穿过错综复杂的保安设施，在与查理道别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3

月光透过窗户倾泻而入，映出黑漆漆的大房间中一些物品的轮廓。在一个结实的长松木写字台上，分三排摆放着许多相框。在最后一排的一张照片上，希妮·亚契尔身着深蓝色套装，斜靠在一辆闪闪发光的美洲豹小轿车上，旁边站着杰森·亚契尔，穿着背带裤和衬衫，满脸微笑，正深情地望着希妮的眼睛；另一张照片上也是他们夫妇俩，穿着休闲服，站在埃菲尔铁塔前，手指着上方，张大嘴巴尽情地笑着。

中间一排的照片，希妮老了一些，面部浮肿，头发湿湿地贴在一侧，躺在医院病床上，一个小家伙眼睛皱巴巴地闭着，躺着她的臂弯里；旁边的一张则是杰森躺在地板上，双眼充满血丝，满脸胡楂，只穿了一件T恤和兔八哥运动短裤，小家伙睁着明亮湛蓝的眼睛，在他父亲的胸膛上满足地蜷缩着。

前排中间的照片很明显是在万圣节前夕拍的，小家伙那时已经两岁了，戴着头冠，穿着跳舞鞋，打扮得像小公主，杰森和希妮自豪地站在后面，眼睛盯着镜头，手环抱着女儿。

杰森和希妮躺在床上。杰森辗转反侧，自从上次深夜造访办公室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现如今优厚的报酬摆在那儿，他却无法入眠。在卧室门旁边，放着一个鼓鼓的帆布包，不怎么好看，深蓝色的十字条纹，黑色金属盖旁边还有缩写字母JWA。床头柜上的钟指向清晨两点。希妮修长纤细的手臂从被子里伸出来，滑到杰

森的头边，摆弄着他的头发。

希妮把头支在手肘上，继续玩着丈夫的头发，慢慢靠近他，轻薄的睡衣紧贴在他身上。“你睡着了吗？”她嘟囔着，黑夜里只听到老房子吱吱嘎嘎的声音。

杰森翻过身，看着妻子：“还没有。”

“你一直翻来覆去，有时你睡着了也会这样，和艾米一样。”

“希望我睡着时没有胡言乱语，可不能泄露什么秘密啊。”他微微一笑。

她的手落在他的脸上，温柔地抚摸着：“我想每个人都有秘密，虽然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她轻轻笑了笑，带着一丝牵强。

杰森张开嘴像要说什么，但很快又闭上了，然后伸了个懒腰。他看了看时钟，叹了口气：“天啊，我还是现在起来吧，出租车5点半就到这儿。”

希妮扫了一眼门口的包，皱着眉头：“这次出差真的是临时决定的，杰森？”

杰森没有看她，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当然，我也是昨天下午才知道的，老板要我去我就得去。”

希妮叹口气，说道：“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同时出差的。”

杰森看着她，声音显得很不安：“你不是已经联系好了日间托儿中心了吗？”

“我不得不付钱请托儿中心的人下班后再等我一会儿，只能这样了。你三天应该可以回来，是吧？”

“最多三天，希妮，我保证。”他潇洒地拨了拨头发，“你不能推掉这次纽约之行？”

希妮摇摇头：“律师可不能为出差找借口。要想在泰勒-斯通律师事务所成为出色的律师，可不能为出差找借口。”

“天啊，你三天做的事比他们五天做的都要多。”

“好吧，亲爱的，我本来没有必要对你说这些，但是在我们的婚姻中，这是你要为我做的，更重要的是，你以后也要这样做，一直支持我的工作。”

杰森坐起来：“和在特瑞通一样，他们也总是希望我全力以赴。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科技行业里，他们希望我一直这样任劳任怨，直到下一个千禧年。不过，总有一天我们会交上好运的，希妮，也许就是今天。”

她摇摇头：“说得真好，但是在你等待好运降临的时候，我会继续努力挣钱，直到还清债务，是吧？”

“是的。有时你应该乐观一点，憧憬一下未来。”

“说到未来，对于要第二个孩子，你有什么想法？”

“我完全准备好了，如果第二个也像艾米一样，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希妮把大腿压在他的身上，暗暗高兴他对增加家庭成员没有任何异议，可是，如果他是去见什么人的话……“说得轻松，男人也有一半的责任。”她推推他。

“对不起，希妮，我说这种话简直就是脑子短路了，不会再这样了，我保证。”